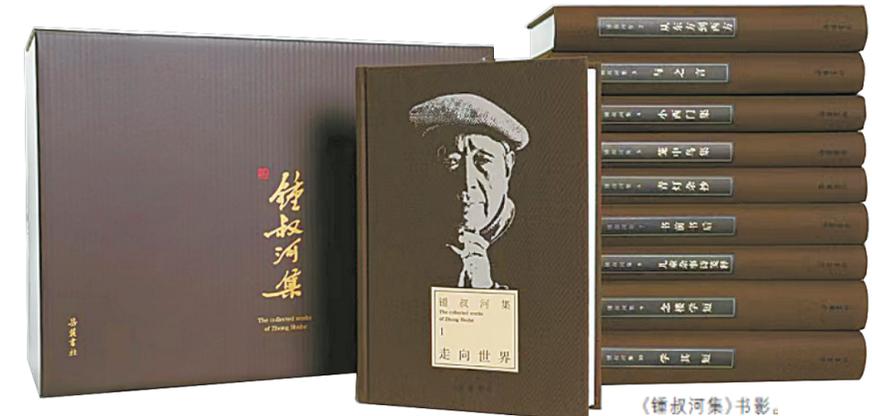


编者按

近日,《钟叔河集》已由岳麓书社隆重出版,《钟叔河集》共十册,320余万字,首印3000套。内容涵盖钟叔河先生的所有著述作品,即《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与之言》《小西门集》《笼中鸟集》《青灯杂抄》《书前书后》《儿童杂诗笺释》《念楼学记》《学其短》。涵盖专著、叙论、杂文、社会文化评论、散文、随笔、书评、题跋、笺释、读书笔记等。

钟叔河,1931年生,平江人,著名出版家、学者、散文作家。20世纪80年代起,他主编了《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和《周作人文集》,影响了一代国人。钟先生经历跌宕,但始终笔耕不辍,在编辑与写作中一步一步引导更多人“走向世界”。1994年,钟叔河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2017年获第六届韩国坡州图书奖特别奖等大奖。《钟叔河集》的出版,是我国出版界的盛事,亦是读者们的幸事。《湘江周刊》特邀该书责编及出版界名家撰文推荐与纪念,以饯读者。



《钟叔河集》书影。

还凭玉尺辨媸妍

马美著

二十多年前,我入职岳麓书社,听闻前辈中有个传奇人物。此君际遇多变,性格兀傲,然视野开阔,文章尤佳,所言就是钟叔河先生。机缘巧合,有家杂志想做他的专访,找我这个新岳麓人执笔。在念楼,我第一次见到钟先生。

先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则很和蔼。近年古稀的钟先生非常健谈,所谈并不多涉个人的际遇与荣光,而是嘱咐我这个新人如何把握好“红”“蓝”两支笔。受到先生的感染,我真正爱上编辑这个职业,一手“红笔”编书,一手“蓝笔”作文,这样的人生岂不快哉!

钟先生进入出版界的时候,正是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其对学术的卓识明见,以及博采旁搜的学力,让他在“红笔”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他所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文类编》《凤凰丛书》,无疑都在引领着那个时代的潮流,影响了一代代的读书人。钟先生不郁结于个人的境遇,始终瞩目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张中行先生盛赞他“有悲天悯人之怀,总想到大处”,然后自谦说“我是小乘,他是大乘,每念及此,不禁有高山仰止之叹”。近年与钟先生商议他的文集定价,先生一再说不太高,要让爱读书的人买得起书,读得了书。这与他主政岳麓书社时的思想一脉相承,“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让书能够到读者中去。钟先生念兹在兹的,是要让读者读到好书,接受更多优秀的文化。

钟先生编书取得的巨大成就,丝毫不能掩盖他在著述上的光辉。其笔耕多年,汇成洋洋大观的《钟叔河集》。以先生的才情和笔力,他的著述算不上很多,但每打开一篇,每读一则文字,我们都会感到厚重感扑面而来。钟先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化和社会有深刻的见解,故笔触所及力透纸背,字字珠玑。钟先生作文,喜欢以诗人缪塞的诗句自勉:“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杯小自然是钟先生的谦逊之言,《老子》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先生的小杯其实装着大大的天下。钟先生用他的杯喝的什么水呢,她始终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与繁荣。钟先生与古人:“人类总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总在梦想更美好的明天,总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当然是他编书和著书所追求的目标。

诗家云:“经国文章宜不朽,还凭玉尺辨媸妍。”“玉尺”是玉制的尺,借指评价诗文的标准。钟先生无论论书还是著述,都有其独到的眼光,他所凭的“玉尺”,就是这片土地上所生长的丰富灿烂的文化。深刻厚重的《钟叔河集》,是中国文化百花园里开出一束绚丽的花朵。钟先生已是皓首之年,《钟叔河集》的出版是我们这代出版人对先生、对文化所能表达的深深敬意。

(作者系岳麓书社总编辑、编审)

钟叔河先生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型出版家……他始终关注着中国如何在继承传统和学习世界的过程中走向全球文明。

董秀玉(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总编辑)

钟叔河先生是当代成就斐然的出版家和风格独具的散文家。他所编写的诸多书籍,经受了岁月和市场的双重淘洗,长销不衰,广受好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梁由之(作家、策划人)

李缙燕

2021年8月,叔河先生在家中突发脑梗,被就近送至湘雅医院救治,后虽脱离生命危险,但身体左半瘫痪,饮食起居完全无法自理。一年多来,通过按摩理疗、饮食调养、药物治疗、辅助锻炼等方式,先生身体恢复些许,去年底又感染新冠。

先生已是92岁高龄,本来身体就不好,把我们急坏了。先生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其间几次病情反复,万幸终于转危为安。

犹记得先生入院当天,特地来电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免劳烦更多人记挂。话未说完,他便在电话那头猛烈地咳嗽了起来,听得我心急如焚。缓过一阵后,先生宽慰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已把该做的事都做了,该出的书都出了……这次就算交代在这里,我也没有遗憾了。”

先生话中指的便是这套刚面世不久,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十卷本《钟叔河集》。

“半路出家”,走向世界

叔河先生历来笑称自己做出版是“半路出家”。这不完全是谦虚,事实上,他49岁才开始编书,从事出版工作的时间,仅十有余年而已。但他这十有余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常人数十年或终其一生都难望项背的。故称他为出版家,乃至当代华人世界最杰出的出版家之一,是客观中肯的。

叔河先生能在出版界声名鹊起,能获得出版界的至高荣誉——韬奋出版奖,能引起海外文化界的重视,列入《世界名人录》等诸多国际性人名词典,离不开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崭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人再一次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征程。叔河先生策划的这套丛书,以宽广的视角辑录和整理了近代中国人考察西方的著述,这些著述不仅真切地记述了泰西各国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文教设施、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等,还涉及了中西方交往的方方面面,一经推出,便在出版界、文化界和读者大众中美誉如潮。

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称《走向世界丛书》是“近年出版界一巨大业绩”,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这方面,推而广之,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许多前辈学者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件,对丛书表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钱锺书先生也关注到了这套丛书,他参与审阅了部分书稿,还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通信中,他热忱地对叔河先生表示:“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这本钱锺书一生唯一一次愿主动为人作序的书,便是叔河先生的史学专著《走向世界》(收入《钟叔河集》卷一)。

叔河先生策划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成功,充分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从上至下热切融入世界的文化态度。这套丛书给国人带来的影响,至今仍有余音,这一点我们从丛书的长期热销及其《续编》的广受追捧便可管窥。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人……四十多年来,中国走向世界的成果有目共睹。回望四十多年前,叔河先生甫一走出磨难,便毅然投身出版,他以图书为启蒙工具,以助推国人走向世界为己任的眼界、担当和胸怀,不由得让吾等后学由衷生发敬佩和致敬!

编辑典范 学者楷模

致敬出版家钟叔河先生



钟叔河。王平摄

自己的点子和音色

叔河先生于出版的成就自然远不止此一端,他主编的《凤凰丛书》,广收久已绝版的近代中国艺文旧籍、文史资料和研究著作,以题材多样、价值多元著称,对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读书人,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的作用。他策划的《风土丛书》,开本小巧可爱,装帧朴素雅稚,原计划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专收古人论述各地岁时、节令、舆地、物产、风俗、人文、方言等的著作。叔河先生以其过人的胆识和坚忍的意志,为开阔中国读书人的视界披荆斩棘、率路蓝缕。

彼时岳麓书社只是编辑仅十余人,年出书不过百种。叔河先生坦言岳麓“在出版界这支宏大的交响乐队中,只是个打边鼓的小角色”,但“正因为角色小,我们不能不努力打出自己独特的点子和音色;否则南郭吹竽,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岳麓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叔河先生策划出版《走向世界丛书》,都要从版式、字号等细节考虑如何节省版面,在内容完善、不影响读者阅读的前提下,做到减少成本,降低定价,真正实现高质、低价。唯有这样,才能尽量减轻工薪阶层和青年、学生群体的经济负担,让每一位爱书的人都能买得起书。

此次《钟叔河集》的出版,也秉承了先生一贯的出版宗旨,我们在编纂、审校、设计、排版、印刷、装订、包装等环节不计成本,大力投入以求尽善尽美;在当下电商大行其道、书价虚高的书业生态里,我们依然坚持高质量、低售价,让读者能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这于传统书业不景气的今天,也算“努力打出自己独特的点子和音色”了吧!

半是编辑,半是学者

作为一位编辑,叔河先生编的书,可谓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上至钱锺书、萧乾、黄裳、张中行等老一辈学问家,下至普通群众、学生、孩童,都是他的书的读者。

同时他又是会很会写书的。先生常言:“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他说编辑要有“两支笔”——朱笔编文,蓝笔自娱。

由于以书为业,叔河先生写了不少序、跋;又因酷爱读书,读书笔记也写了不少。先生的文笔是很见功力的。黄裳在《书前书后》(收入《钟叔河集》卷七)一书的序言这样赞赏:

作者又是善于文章的。……如果寻根溯源,这种笔路风致,可以到东坡、山谷、放翁的题跋里去找。有如人的面目表情,有的只是一微笑,一颦蹙,而传达情愫的力量却远在横眉怒目之上。

周老老师曾这样评价先生的文章:那剑总是寸寸而出,剑气一旦逼住对方,也就悄然入鞘了。

将叔河先生作文比作侠客出剑,形容入木三分,真是绝了。古时顾恺之论画,改嵇康诗句言“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叔河先生的这些文章,读来入口即化,品后又富于营养之妙,颇有“目送飞鸿”之感,值得我们欣赏咏味。

叔河先生从不以学者自居,“只是个退休后还有点读读写写兴趣的闲人罢了”。但先生著书、治学是极用心周到的,单从先生的《儿童杂诗笺释》(收入《钟叔河集》卷八),便不难窥见其治学态度。他用了考据家“本证”的方法,对周诗所涉名词一一做了考究,又借用诗人的话来阐发诗意,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周诗人著作的细致研读之上。这本笺释取材之广、取径之多,“实在可以看作研究工作的一种新的尝试,也不愧为范本。”(黄裳语)

先生虽非考据家,但亦十分在意笺释内容的严谨性,生怕误导读者,兹举一例说明。《甲十二·立夏》一篇,从前版本的笺释中,先生误把“淡竹叶”当作“淡竹”的叶子,而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植物,淡竹叶可以入药,但它根本不会发芽。经热心理读“雨云”提醒,先生立即动手查阅相关资料,又拜托我用电脑也查一查。最终我们将笺释文字修订如下:

安徽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笺释云,淡笋“是生长药材‘淡竹叶’的淡竹所发出的笋”,乃是完全不对的,特在此更正,并向在《包商时报》给予指正的雨云君致谢。

先生在回复读者的信中诚恳地写道:经查,“淡竹叶”并非“淡竹”之叶,而是另一种植物,我是见《越语》说“淡竹……叶堪疗疾”,便想当然地认为它就是从小吃药吃过多次的“淡竹叶”,粗心致误,当引以为训。

叔河先生乐见自己的文章被挑出毛病,最好是硬伤。闻过则喜,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是君子的美德,也是学者治学应有的态度。

先生常说自己是“不是什么学者,没有很多的学问,也没有大的抱负,只是读过几本书,有点普通的常识”。坦白讲,若论学历,先生高中未毕业就进入报社工作,那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的历史原因,没能有机会深造。但先生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渴求,总能创造条件自觉地学习,即使艰难困苦,他也在通读二十四史。

念楼的几只大书橱里,摆放着《汉语大词典》《说文通训定声》《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清实录》《清代通史》等精装、线装书,每一本都有经年使用的痕迹。钱锺书先生曾称叔河先生“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这是毫不夸张的——正是凭借前面数十年如一日的知识沉淀,才有了后来《走向世界》(收入《钟叔河集》卷一)《从东方到西方》(收入《钟叔河集》卷二)等学术专著之厚积薄发。王一方、王建辉两位出版界前辈撰文将先生著书与编书的特点分析得鞭辟入里:

梳理钟先生的著述与编辑书目,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大场景、两条干线。大场景是近代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这一过渡期的风云奔涌,两条干线一条是“东土西游”,包括实录、心态、反思与启迪;一条是“士的蜕变”,从思想史、文化史层析由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及其内在动因。这两条干线互为经纬,前者是《走向世界丛书》所收载的内容,这套丛书以独到的选题角度,细致的编、注、校、引功夫及一连串星光灼灼的论说曾震撼史坛,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启蒙过程中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共鸣与喝彩。后者包括近二百年来著名思想文化巨子在西湖冲撞下的心灵撼动、觉醒,既有黄遵宪、郭嵩焘、周作人等人的个案探讨,又有一些群体与比较研究;既有长篇宏论,又有诸多历史随笔、杂感。

叔河先生既是有学者底蕴的编辑,又是有编辑功底的学者,是吾辈后学的典范和楷模。值此十卷本《钟叔河集》集结出版之际,谨以此文向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系岳麓书社编辑,《钟叔河集》责任编辑)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名句,也是钟先生读书、写书、编书的指针和箴言。这句话被置于《钟叔河集》每一册书的扉页背面。

王平

回想起来,我是20世纪90年代在《书屋》时结识钟先生的。近二十年来,与他的交往则更加密切。且承蒙钟先生的信任,协助他编了四部规模都比较大的书。一部是《钟叔河师友书札》(上下卷,待出版),一部是《周作人文集》(十五卷,已出版),一部是《周作人文类全编》(二十卷,待出版),再就是刚刚由岳麓书社出版的《钟叔河集》(十卷)。

协助钟先生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乃是我人生中获益最多,亦是颇为充实的时期。固然也承受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压力,但仍然是值得的。尤其是,他包容了我不少的缺点,藉此,我得更加感谢他。

应该说最近这些年里,这部十卷本的《钟叔河集》,花费了钟先生最多的心力。因为《周作人文集》与《周作人文类全编》,主要是新版校订或再次重新分类出版,《钟叔河师友书札》体量也小一些,书札也是现成的。而《钟叔河集》,虽说大部分都是钟先生曾经发表或结集出版过,但聚拢起来有三百多万字之巨,且钟先生几乎对每篇文章又字斟句酌进行了修改,甚或修改了不止一次。这个工作他人绝不可能代劳,必得亲力亲为,所以不但耗费精力,也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说他为编此书废寝忘餐,是我多次亲眼所见,一点都不夸张。

我主要是协助钟先生做了为《钟叔河集》确定整体编排框架,以及版式设计及内容调整等方面的工作。其中最为繁琐与最需细心的编校工作,大多是由岳麓书社责编李缙燕女士完成的,亦殊为不易。

钟先生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尽管他明白世间无绝对的完美,但亦要尽可能地抵达它。编《钟叔河集》亦然。如此书之开本与版式,反复推敲就不下十余次。最初设计为十六开,后改为三十二开,再回到十六开,最终才确定为三十二开。选一个正文的说明,亦改过若干次。由“编者说明”“出版说明”“说明”,最后方才定为“著者说明”,当然改得更为合适。书名也是,在《念楼十种》《念楼文集》《钟叔河集》等若干书名中反复推敲。我个人觉得《念楼十种》最好,钟先生开始也认可。但转念一想,倘若以后再版,又再添一种或二种,如未曾收入的题记,或者他念兹在兹尚未完成的传记,岂不又得改为《念楼十一种》、《念楼十二种》?这确为不妥,最后还是定为《钟叔河集》,简单明了,增补方便,也显得大气。

即便对每卷书中半个印张的彩插,钟先生也颇费周折。如《儿童杂诗笺释》彩插中竹久梦二的书影以及漫画,如今已颇为罕见,能找到两张殊为难得。但钟先生仍不满意,甚至托外地友人四处寻觅,最终觅得竹久梦二日本原版的影印件方才作罢。印在书中,与原来找到的那几张相比,效果确实好太多。

至于对每卷正文中的反复修改,就不胜枚举了,此文篇幅有限,只能从略。

钟先生内心其实是个很高傲的人,但对人的基本态度却很谦虚。他对身边的人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做到了的事情,其实只要认真,你们也可以做到。此话我不以为然。有次我甚至跟他开玩笑,说倘若如此,你钟叔河的价值与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事实上,恰恰是你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才成就了你钟叔河。

钟叔河是唯一的。在我眼里,钟先生是一位足以令当代中国某些“国学大师”失色,甚至汗颜的人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编的书,他写的书,以及他拥有的极其独立的人格。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对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秉性御骨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素养,都足以令我对我深深钦佩。

有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待在夜晚的阳台上,不无茫然地注视着这个越来越喧嚣的城市。高楼大厦林立,万家灯火辉煌。可是,谁还可以在其中的哪幢楼哪层楼上,找到如同念楼这样的地方,结识如同钟先生这样睿智的老人呢?

恐怕很难很难——甚或不再。(作者系湖南出版集团编审,《钟叔河集》特约编辑)